

深情怀念印度尼西亚(下)

国的侨生张全庆，夫妇俩都不会讲华语，后来却在国内打拼发家致富，把四个子女培养成人，女孩还成为一名人民警察，因为讲得一口流利的印尼语，在中国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当年被借调到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当导游，现在，老张夫妇已去世，他们的子女都事业有成，有的已退休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老张生前，曾托我带了他录制的许多印尼歌曲的卡带、碟片给北京的老同事张金贞。张金贞也是在1965年印尼排华后回国，在北京的华侨旅行社当司机到退休。退休后有两大大爱好：一是搜集汽车模型（他说：开了一辈子汽车，自己没有买车，玩玩车模，聊以自我安慰）；二是喜欢听印尼歌曲！收到全庆托去的卡带和碟片，高兴得返老还童，除了自己欣赏，又复制了许多碟片与我分享。老张还会把自己用印尼服装打扮起来，戴上比芝帽，照了像寄给我。这样的印尼情结，不是个例，我的一位堂哥和三哥都想尽办法筹措旅费，回去印尼探亲。在德庆的表哥，因为去世较早，没有来得及赶上中印复交，没有实现回去印尼探亲的愿望，而在海南岛的堂哥，曾经在1993年我回去印尼探亲的时候，托我打听他家亲人的下落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没有



印尼华人在农历春节期间于雅加达金德院烧香祈福

办法联络上，他在83岁那年去世，遗憾没能实现回去印尼探亲的殷殷期望。

在网上和报纸上，我经常看到关于广东英德华侨农场的报道，那里有一支由归侨和归侨子女组成的印尼舞蹈队，还通过印尼驻广州领事馆请来印尼舞蹈和昂格隆演奏教练来指导，成功建起一支演出队伍，到处演出印尼舞蹈和歌曲，大受欢迎；在海南岛万宁的兴隆华侨农场，有一个巴厘村，像模像样的复制了印尼巴厘岛的风光习俗，那里也有许多印尼美食供应，吸引了国内众多游客；据说在海南彬村山华侨农场，大部分场员平日里都操印尼话交往，到了那里犹如回到印尼的村镇，有一位开车的青年，因为讲得一口流利的印尼语，后来被印尼驻广州领事馆录用，成为中印交往的使者。在广东惠州，曾经的潼湖华侨

农场，现在的潼侨高新区，也还有许多老归侨和归侨子女，那里也还留存着许多能够制造出许多印尼美食的烹饪好手。在广州，那里开了一间印尼餐厅，侨友们就会奔走相告，相约去品尝。我们许多归侨，如果到香港、澳门游玩，就会去当地的印尼商店采购咖喱、虾片、咖啡粉等等印尼食品。或者在同学家里，买来牛油果、杜姑、红毛丹、臭豆（pete）等等不能过海关带回家的食品饱食一顿。

现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买到榴莲、红毛丹等水果。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我的一位远房亲戚，他的儿子偷渡去了香港，买回几个榴莲，家里人吃过，把榴莲壳留在伙房里舍不得丢掉，说是闻着榴莲的味道就过瘾！日后传为笑柄。印尼情结，从舌尖到大脑，可见一斑。

我听内子说过，

前几年她到香港看望同是从印尼占碑回来的老同学，那些同学回国后又移居香港，大家几十年没有聚会，如今大家都七老八十了，聚餐后在客厅里畅谈，回忆在占碑、巨港读书的年代，激发起青春的热情，唱起《小白船》、《哎哟妈妈》、《椰岛之歌》……竟跳起蓝色圆舞曲，兴起之后，大家起立唱起《伟大的印度尼西亚》，相隔几十年，把印尼国歌唱得精准，引得在厨房洗碗的印佣惊讶不已。

在潼湖华侨农场，我的一位邻居兰珍珠，是从印尼回来的大学生，给我看她的笔记本，密密麻麻的用印尼文写下制作印尼糕点的食材、配料、分量、制作方法等等。后来她与一位缅甸归侨结婚，移居澳门后，经过多年打拼，他们创业的第一步，就是开一家印尼糕点店，生意兴隆。

中国和印尼，都是亚洲的发展中大国，中印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，尤其是广东福建两地，民间的习俗、语言、文化、血缘与印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不管时局如何变换，都是打不走、割不断的。当今，我乐见中印经贸来往、人文、文化交流日益密切，乐见泗马大桥的建成，乐见雅万高铁的延伸，乐见许多中国援建的发电厂在印

尼投产。中印两国经贸有许多互补的地方，我希望有更多印尼的海产品、水果、香料、油料销到中国来。当前抗疫的非常时期，中印两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合作，在医药卫生防疫方面今后也将会有更多更大的合作空间。中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，这是必然的趋势，也是两国人民的热切希望。我深切的怀念印度尼西亚。我经常想念山口洋的美丽山水：保登的瀑布和山泉、长沙霸的金色海滩、扎莪眉（元宵节）的神轿、刀轿巡游、山口洋的朴实民风、坤甸卡江的和风、三发河上的“栏登”（水上居屋）、邦夏的圣母娘山、孟加影的水帘洞……啊！还有许多我向往的印尼名胜地：苏门答腊的多瓦湖、中爪哇的婆罗浮图、西加罗芳伯的纪念碑、还有在为印尼独立的抗荷战斗中牺牲的彭娘保烈士墓、啊啊！还有那本哲别墅的艳丽风光、那满街的牛油果、大大的芒果、香喷喷的榴莲、茂物植物园的参天古树、丹绒不绿海边的大螃蟹、大龙虾、班芝兰的唐人街、巴厘岛古打的海滩、万隆莲旺火山口清爽的风……我爱中国，也爱印度尼西亚，永远，永远！

夏明 2020-11-15
于番